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十回 從左道一時失足 納忠言立刻回頭

神器難僥倖，奸雄漫起爭。 草兵寧足恃，豆賊究何成。
一旦王師下，旋看小丑平。
偉哉女豪傑，勇退得全身。

不知多少英雄豪傑，不得善終；那庸夫俗子，倒保全了首領，死於窗下。這是什麼原故？要曉得庸夫俗子，自量氣力又敵不過人，計策又算不過人，在這上頭退了一步，便不得死於非命。英雄豪傑，仗著自己心思力氣，只要建功立業，撞到那極兇險的地方去，與人家爭鋒對壘，何嘗建了些功業，那逃不出俗語說的道：

瓦罐不離井上破，將軍難免陣前亡。

到這時候，反不及得庸夫俗子的結局了。那個到底不算真正英雄豪傑。若是真正英雄豪傑，決不肯倒被庸夫俗子笑了。在下這八句詩，是贊一個女中范大夫，要羞盡了許多鬚眉男子的。待在下敷衍那故事與列位看。

明朝永樂年間，河南考城縣奉化村地方，有一個姓曹的，叫做曹全士，也不過是村民略有些家財，將就可以度日。娶妻田氏，生下一子一女，兒子取名永福，倒也中中實地；那女兒叫珍姑，從小便十分聰明，又生得非常韶秀，曹全士夫妻愛惜無比。

珍姑才得六歲，曹全士便令他同哥哥永福去村學裡讀書。永福已有十二歲，卻倒讀不過珍姑。珍姑讀到十一歲，十三經都讀遍了。

那學堂內有個同窗，姓王，名子函，沒有父親，只有母親沈氏，在家守節，撫育著他，也住在那村裡。他長珍姑三歲，一般的聰明，又生得俊秀。他見珍姑漸漸長得嬌媚可愛，十分的來親近。那珍姑雖還不知什麼男女之情，卻也喜歡著王子函。

王子函一日回家，向母親贊珍姑的美貌，要母親與他定這頭親事。

沈氏只有這兒子，也巴不得尋個好媳婦，使他夫婦和諧，自己享些晚福。便央人到曹家去說親。

曹全士見王家憐仃孤苦，不肯出帖，沈氏母子也沒奈何。

那珍姑曉得父親不允許親事，在學堂內見王子函，便也理會得一種憐惜之意。王子函越發愛慕珍姑。

到了十三歲，曹全士見他長大，不再叫去讀書，只在家中做些針線。

王子函見他不來同讀，好生沒趣。每日到學堂裡去，便大寬轉從曹家門首經過，想看心上人，卻不見珍姑出來。

王子函生出個竅來。起先同在學堂內時，他買一管簫來，藏在身邊，等先生走了開去，就取來吹，也曾教珍姑吹得幾聲。當下便又去取了那簫，在曹家門首悠悠揚揚吹起來。

珍姑聽得，走出來，看見是王子函，對他笑了一聲，王子函也便不吹了。到了明日，王子函又在門前吹簫，賺得珍姑出來，早又把簫藏過。

珍姑會意，以後不等到他吹簫，約是那時候，就立在門前守王子函過，和他說幾句沒緊要的話。王子函只要得這般，那親事倒也不想了。

如此有一年。曹全士怪他日日抄遠路在這裡走，又見女兒不先不後，那時候總在門前首，越發疑心，把女兒防困起來，珍姑見父親動疑，便不敢再去會王子函。王子函幾次不遇見珍姑，又去把那簫來吹，卻也只是空腔，沒得妙處吹出來了。王子函也早會意，心中悶悶不樂。這都按下不表。

另說起一頭，山東蒲台縣，有個婦人，母家姓唐，名叫賽兒，嫁著個林公子，不上一年，丈夫死了。

這唐賽兒在家，不知那裡來兩個道姑，傳授他些妖法，善能撒豆成兵，剪紙為馬，並那攝取金銀之術，便煽引了些愚民，在那裡招軍買馬，先攻破蒲台縣，做了巢穴，又分兵四出。山東地方，只除登、萊、青三府，其餘都被占了。官兵那能抵敵。

他見永樂帝篡了大位，聲言替建文報仇，要恢復南京，迎請復位。便奉著建文年號，自稱帝師；又領兵渡過黃河，侵奪河南開、歸等府。勢頭好不利害。

這考城縣地方，是近著黃河的，百姓家家逃竄。那曹全士少年時，曾習得些武藝，兒子永福又有幾百斤氣力，他想逃往別處，也不安逸，倒不如去從賊兵，希冀立些功業。便率領家屬去軍前投降。

那時珍姑方十五歲，唐賽兒見生得仙子一般，與他說話，又異常靈動，心中甚喜，便拔曹全士父子做了親兵，留珍姑站在身邊，傳他法術做弟子。

那唐賽兒的女弟子共有十多人，都沒珍姑這般聰明，姿色也比不上。唐賽兒便把妖法中奧妙，盡行傳授，珍姑做了弟子的領袖，十分愛幸。連曹全士父子，也都信任不題。

卻說王子函，那時聞得賊兵渡河，陪了母親，直逃到歸德府地方，卻是他母舅家裡，即便住下，好生放不下珍姑。不曉得那賊兵殺來，是死是活。

過了幾日，聽得賊兵已退回山東，思量回了母親歸家。不料沈氏生起病來，動身不得。他母舅沈子成，替姊姊延醫下藥，卻總不效。病了半年，一命嗚呼。

王子函異常哀痛。沈子成原是有些家產，富而好禮的，見外甥係逃難而來，拿不出銀錢，便一切都是他料理。又僱了車馬，令王子函扶柩回去殯葬。叮囑他家裡無人，可仍來此間讀書。

王子函應承了，回到考城，把母親柩去父親墳上合葬已畢，便來打聽珍姑消息。也有說是遠方避亂去了；也有曉得些蹤跡，原說他家投降賊人的。

王子函疑惑不定，一面寫信，回音母舅，只說有親戚在懷慶府衙門裡，遣人招他，要往那裡去了，回來才到母舅處攻書；一面收拾乾糧，思量去訪珍姑下落。心中想道：若是避亂他方，賊兵退去已久，也可回了。不要倒是從賊的說話不錯。便渡過黃河，竟投山東去。

才到得曹州界上，早被伏路小軍捉住，解到一個寨裡來。上面坐著一個賊將，喝問道：「你可是來做細作，探聽軍情的麼？」

王子函本不肯從賊，卻因勢處無奈，只得應道：「不敢，小人是來投降的。」

賊將笑道：「我看你瘦怯的一個書生，有什麼本事，卻來投俺這裡？」王子函便隨機答應道：「小人想將軍這裡，雖都用著有武藝的，那文書往來，或者也用幾個讀書人，因此來投。」

只見那賊將點頭道：「也說的不錯。」便叫鬆了綁縛，著他在帳下幫管那軍糧冊籍。

王子函得暇，便去訪問同伙中，可曉得有帶了家眷在這裡，考城縣人，姓曹的？眾人道：「不曉得。我這裡是你也見的，有誰帶著家眷廝殺。」王子函聽了，好生不樂。

卻有一個道：「就是有家眷，也只好留在蒲台帝師駐紮地方，那有帶在這裡軍前的。」

王子函見說，便只在軍中尋訪曹全士父子，卻也不見，又不好無故辭了賊將，說要往蒲台去尋人，好不納悶。

過了幾時，遇有官兵從河南進剿，賊將率眾迎敵，被官兵用豬狗血破了妖法，殺得大敗，逃入曹州，閉了城門，不敢再出。官兵把城團團圍住，城中十分驚惶。

賊將坐在帳上問道：「誰敢殺出重圍，去蒲台求救？」階下眾人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也答應不出。

只見王子函上前稟道：「小人願去。」賊將倒不覺呼呼大笑起來，道：「這裡多少能征慣戰的人，還不敢去；你這之乎者也出身的，卻要白白去墊刀頭麼？」

看官，那王子函是聰明伶俐的人，怎麼不識時務，討那賊將搶白？只因身在賊中已久，沒處探聽珍姑消息，正是命也怨得的時候，適值有這機會，想道：鬱悶也是死，殺出城去也是死，倒不如殺出去死得爽快些。因此上前來稟。

當下見賊將笑了他，發個狠倒生出一條計來，又稟道：「小人自有個去法，不消將軍憂得。」

賊將倒稀奇起來道：「你果然去得麼？有什麼去法？」

王子函上前一步，附耳幾句，賊將笑道：「這個去法，果然來得稀奇，依這法然兒，就是別個人也去得，卻喜你有些巧思。倘或那邊不肯發兵，就仗仗著你些作用。」

當下便吩咐，叫取五座紅衣大炮，用鐵鏈條盤了，一並的排著。眾人都不曉得是什麼意思，只依著號令去準備。

賊將叫人修了請救文書，等到那夜三更時分，叫去牽他自己騎的那匹千里追風馬，與王子函騎了，暗地開了城門，先推出那五個炮去，把藥線一齊點著。

那一聲響，竟是天崩地裂，官軍紮營在那一門的，打出去有幾丈闊一條血路。王子函就隨著炮，一馬躍出，加上幾鞭，如飛一般去了。

官軍不著炮的，從夢中驚醒，見傷了許多人，只道城中出來劫營，都準備著廝殺。卻見城門已自閉了，便連夜又分人馬，去補空處不題。

卻說王子函，騎著那匹馬，果似追風般快，天色黎明，已到了蒲台，來唐賽兒帝師府前下馬，去投了那角告急文書，便想到外面去訪問曹全士。卻早見裡面傳話出來，叫曹州差人進見。

王子函隨著那傳話的人去，來到一座大殿。那人叫他站在陛下，上面唐賽兒就問曹州軍情。王子函一一訴說畢，唐賽兒打發他出來，自去商議起兵救曹州。

卻說珍姑在賊中，唐賽兒出格抬舉他，把軍務委任著，頗有些權柄。他日夜在帝師府中出入，父母也管他不得。今日站在唐賽兒身邊，王子函在階下不敢抬起頭來，未曾見他；他在上面卻見的。心中又驚又喜，見王子函出去了，隨即著自己心腹人引他去，關鎖在一間空房子內，要等自家公務完了，才去和他說說話。

王子函卻不曉得，問那人時，也猜不出，好生氣悶，只在那空房子內，踱來踱去。心中想道：難道疑心我誑報軍情，要等救過了曹州，才放我出去麼？又不見個人來陪他的，好問曹家消息，十分寂寞不過。

直到那夜三更時分，忽見有人開門進來，叫聲：「王家哥。」那語音好熟。打一看時，卻是珍姑。王子函吃了一驚，倒疑心起來，亂擦著眼道：「莫不是我眼花了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珍姑笑道：「你雖和我別了多時，怎麼便不認得了？」

王子函方才大喜，連忙行禮道：「真個相見，還疑夢裡。」

珍姑便將他家投降唐賽兒，並賽兒信任自己情形，略述一遍道：「王家哥，你是幾時投順的？家中可曾娶得媳子？」

王子函便將他母親病故，服口未曾議婚的話，說了兩句。隨又道：「珍妹，我的投降這裡，你猜得出我意思麼？」

珍姑道：「卻不曉得。」王子函道：「我那裡要跟他們幹什麼事業，只因放心你不下，特地到這虎穴龍潭來尋訪。吃了好些驚恐，納了許多愁悶，不道也有今番會見日子。」

珍姑道：「難得你這般垂愛，妹子也未許人，十分掛念著你。奈我爹娘執性，不好說話，意思要等帝師問起親事，便好訴出衷腸，遣人河南接你，卻不道今日早上，見你到來，我已快活了一日，你卻此刻才快活哩。」

王子函到這時候，心花怒開，見四下無人，便抱住珍姑求歡。

珍姑推開道：「我在這裡，雖是日日學習那出兵打仗，做鬚眉男子事業，脫盡了女人家遮遮掩掩體態，這終身大事，可是苟且得的麼？」

王子函見他說出正經話，也便縮住了手。珍姑道：「曹州救兵已曾發去，倘敗得官軍，你的功勞不小，授你一個官職，就好到帝師這裡求親，也不必到我爹處去了。」說罷便要出門。

王子函挽住道：「珍姑，我有一句緊要的話，還未對你說。」珍姑立住道：「哥有什麼要緊話？」王子函道：「我說出來，卻要你用心聽哩。我想，我和你都曾讀過古今書史，那見有用紙兵豆馬，成了大事的。即如曹州兵馬，被官軍用豬狗血破了法，就敗下來。況且永樂皇帝雖只篡位，也是天意。劉伯溫軍師預先就曉得，可挽回得來的麼？分明自取滅族大禍。珍妹妹你是絕頂聰明的，我卻不想這好處哩。」

珍姑見說，呆了半晌，猶如夢醒似道：「不是哥提頭，妹子竟迷而不悟。為今之計，如何是好？」

王子函道：「據我意思，乘這更深夜靜，無人曉得，和你逃往他方，可不脫了那場災禍麼？」

珍姑道：「不是這樣的。我有父母在此，斷無不救的哩。」

便叫王子函且在那裡等，自己卻出了帝師府，去見父親。

曹全士夫妻已睡了，見女兒來，曹全士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？怎麼地還不去睡？」珍姑道：「孩兒有句要緊的話，特來與爹爹、母親說。」曹全士夫妻坐起來道：「什麼說話？」

珍姑坐在牀旁，心中暗想：若說是王子函的話，萬無聽理。便扯一謊道：「孩兒方才在帝師府中，偶然倦起來，打一瞌睡，見關聖帝君對孩兒說：『你們這妖法是斷不成事的。永樂帝也是真命天子，你們不要想錯了念頭，可速改邪歸正，免遭殺戮。』孩兒被這幾句話驚醒，想起來，果然不差，特來告知爹爹母親，作速逃奔。」

曹全士道：「珍姑兒，這是你不相信帝師，胡思亂想，因而有這夢來。帝師是陽間的神道，關聖生前也還及他不來，怎麼不能成事？你不必多疑，快些去睡。」

珍姑又指出妖法不濟事的許多故事，來勸父親。曹全士不聽，道：「書上是虛的，怎麼及現在的為實。」珍姑道：「那曹州這支兵，被官軍破了法，殺得大敗，不是實的麼？」

曹全士道：「這是法術不精的原故。倘然帝師在那裡，斷不到得敗的。你這些話，我都不聽，快去睡罷。」

珍姑見父親不從，便又去勸母親，田氏也只是不聽。原來他夫妻一樣執性。自己主意定了，任憑人家說上天，說下地，再不帶轉馬來的。珍姑也自知說也無益，只因做了女兒，不忍不去救他。當下再三苦勸，見兩個老的不悟，又帶著哭去哀求，那眼淚滴在牀上，被褥都濕得水裡馱起來一般。曹全士夫妻全不回心轉意。

看看天色漸明，珍姑沒奈何，大哭了一場，走出門去。曹全士只道他原去帝師府中辦事，也不喚他回來。

珍姑到了帝師府前，卻便去空房子內，招王子函一同逃走。珍姑在袖子內摸出兩隻紙剪的仙鶴來，念幾句咒語，呵一口氣便變成了真的，和王子函各騎一隻騰空而起，珍姑想道：若是回河南去，怕人認得，知道我家從賊一事，要來尋鬧。不如另往別處的好。便一徑投東去。

看看已出了唐賽兒佔據的地界，便又念起咒語，兩隻仙鶴都歇了下來。珍姑收了法，仍變做紙的，揣在袖中。又取出兩隻紙剪

的驢子，變成真的，大家騎下一匹，投青州府來。

珍姑在路上，只是愁眉不展。憂他父母。王子函尋出些發鬆的話來，與他開心，方才略見他些笑容。珍姑問道：「哥莫不也曉得些法術麼？」

王子函奇起來道：「珍姑，你為何忽發此言？」珍姑道：「我想你這瘦弱書生，獨自一個，沒些法術，怎出得曹州的圍來？」

王子函點著頭笑道：「是用些法術的。」珍姑道：「你用什麼法術兒？」王子函道：「你且猜猜看。」

珍姑道：「難道也是剪個飛禽不成？卻緣何剛才在鶴背上，腰駝背曲，頭也不敢回，只防跌下來，全不象個慣家。」

王子函見他取笑，也笑起來道：「你慣家的法是假的，我不是慣家的法倒真哩。」

珍姑見他說得離奇情況，越發疑心要問，道：「哥，妹子猜不出，說出來我聽。看是什麼法兒。」

王子函笑道：「我是騎著真馬出城，這法可不是真的麼？」珍姑怨道：「我好好問你，你卻只是打諢。」王子函道：「我並不是打諢，實係騎馬出城，咒也罰得的。那馬直騎到帝師府前，繫在那裡，何嘗說謊？」

珍姑道：「這又奇了，難道你也習得些武藝，殺出來的？」

王子函道：「我何曾曉什麼武藝。」珍姑道：「是了。定然城裡發兵，護你出來的。」

王子函道：「你又來了。既有兵護我出城，緣何只我一個到蒲台，難道送我走遠了，那官軍鐵桶般圍著他們，倒再殺入城去？」

珍姑道：「也不錯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那馬也只是這般奇，莫非另有甚竅兒，用在馬前馬後的？」

王子函拍手笑道：「這話被你道著些大意了。」珍姑道：「哥，實在什麼竅兒，何不傳授了我？」王子函道：「且等和你成了親，卻才傳授你。」

珍姑又道：「何不就傳授了我？免我滿肚皮的孤疑。」王子函勒住韁繩，輕輕對珍姑笑道：「我何曾不要就傳授你，只怕你又像昨夜般做起來。」珍姑聽說，紅了臉，也便不好再問。

再個說說笑笑，到了青州，便就城外，租一間房子暫住，只說原是夫妻，避亂來的，卻也沒人盤問。

王子函去買了些香燭，當夜便要拉珍姑交拜成親。

珍姑不肯道：「你家母親的服還未滿，便只管想這背禮的事。我既跟你到了這裡，難道以後不是你妻子不成？況我爹娘都在難中，那有心情做這事。你若再來逼我，我便騎著仙鶴，別處去了。」

王子函見他這般說，不敢再求成親，只是閉門對坐，做個把燈謎來猜。猜得著算贏，猜不著算輸。贏的並了兩個指頭，把輸的手心輕輕責一下，這般作樂。

看官，人家夫妻既然遇著一對才子佳人，在閨房裡頭，似這樣斯文交易，真正仙境，必要尋到被窩中滋味，也就俗不可耐了。

卻說他兩個出門，身邊都沒有什麼盤纏的，在青州住不多幾日，手內空空，米也糶不起，柴也買不來。王子函去鄰舍人家告借，眾人見他兩個是別處來的，又不見習什麼行業，誰肯借於他。一連走了幾家，都回答道沒有。王子函只得悶昏昏歸家。

珍姑卻全沒有一些憂色，拔下簪珥，叫王子函去質錢來，準備柴米。又叫買些酒肉等項。

王子函一一都辦了回來，對珍姑憂道：「簪珥是典得完的，下去日子，我和你卻怎生過呢？」珍姑笑而不答。

卻說他近鄰有一家姓洪，是個響馬強盜，眾人都曉得，只是捉不住他破綻。

珍姑那日把買的肉煮熟了，酒也燙熱了，對王子函道：「洪家是富翁，你何不去，借他千把銀子來用用？」

王子函倒笑起來道：「你好不達時務。連些柴米還沒借處，這般獅子大開口起來？」珍姑微笑道：「我自育法兒叫送我哩。」

王子函不解。珍姑又取張紙來，剪一個像判官模樣，放在地上，把個雞籠罩好，自拿了酒肴，和王子函去炕上對坐了吃。

珍姑拿本書來行酒令，要隨口說是第幾板、第幾行、第幾字，說著了水字旁、酉字旁的，吃一大杯；倘說著了「酒」字要加倍吃了大杯。

先是珍姑說起，恰恰說著個「酒」字，王子函笑道：「你莫非預先見了的，卻來討酒吃。」便斟過兩大杯來。拿著杯子禱告道：「倘借得動銀子，你也說著吃雙杯的。」王子函卻得了個「醉」字，珍姑大喜道：「事體成功了。」便也篩兩大杯過去。

王子函不服道：「我只是個『酉』旁如何兩杯起來？你這令官好糊塗。」珍姑道：「這個『酉』旁，比別不同，應該活動，我還不過是酒，你卻醉了，怎麼倒不雙杯？」

正在爭辯，聽得雞籠內「撲」的一聲響，珍姑放下酒杯，去揭開來看，只見一口布袋內，滿貯著雪白的東西，約來正有千金。王子函方才樂開了那張嘴，十分快活。

兩個從此漸漸買起婢僕來，把租住的房子竟賣了，修理好好的。

一日，洪家一個老婆抱個小孩子，到他家中玩耍，說出來道：「我主人前日夜裡同主母在房中坐，忽然地上裂個洞，也不知有多少深，鑽出個醜臉漢子來，說是東嶽判官。東嶽大帝要造合天下強人冊子，一個人捨得一千兩銀子，就替他勾消了那罪孽。我主人害怕，便把一千銀子交與判官，判官拿了，仍舊鑽下地去，那地也便合攏，不留一些縫兒。你們道可奇不奇。」

王子函和珍姑聽了，心中明白，假意答道：「果然可奇。天下有那般古怪的事。」這且住表。

卻說唐賽兒，那日不見珍姑進來，遣人到他家中去喚。曹全士夫妻因有夜間那一番，好生疑慮，一面回覆帝師，一面去四下找尋，卻那有個影兒。又聞說曹州府來求救的，叫做王子函，也不見了，只有騎來的馬，還拴在那裡，心下明白，道：「定是這小畜生作孽。他兩個一向在奉化村，便眉來眼去，今番卻約會同走了。」因是件沒體面的事，也便隱沒起不題了。

過了兩日，聞說去救曹州的兵，把官軍殺得大敗，已解了圍，曹全士夫妻越道唐賽兒是無敵的了。

又過幾時，朝廷命大將邱福提了六十萬大軍，來平山東妖寇，邱福出個號令，每人帶一隻皮袋，盛著豬狗血，槍上、刀上、箭上，都蘸了些兒廝殺。

唐賽兒的兵馬那裡抵擋，殺一陣，敗一陣，那官兵直殺到蒲台，把那城池攻破。唐賽兒的手段，原比眾人高些，行起法來，單走了一個身子。那跟他造反這伙人，盡被殺死。曹全士夫妻也在其數。

官軍打破了蒲台，別的地方替唐賽兒守著的，也都望風反正。

那信息到青州，珍姑曉得了，望他父母逃得性命。便吩咐家人看了家，自己同王子函兩個，乘著天晚，各跨紙鶴往蒲台探望。歇下來，滿地都是屍骸。

一路尋到他父親住的所在，月明中見曹全士的屍首在門外地上，卻未曉得他母親是死是活。天色也漸明瞭，見母親吊死在屋內樑上，那得人放下來。

珍姑當下哭暈了幾次，便和王子函移兩個死屍做一處，尋些柴來焚化了，揀出那骨殖來，包做兩包，兩個分背在肩上，仍騎紙鶴回青州。

心中只還放不下哥哥永福，不知死活存亡。離了蒲台，見王子函在鶴背上，十分害怕，想起前番取笑他的話，不覺把滿肚子悲傷暫時放開，略笑了一笑，便呼他歇下地，去換了驢子走。

到得地上，只見永福也就殺死在那路旁。珍姑又哭了幾聲，和王子函扒攏些泥來，將就與他掩埋了，方才坐上牲口再行。

到了青州，珍姑揀塊高燥的土，把父母骨殖安葬停當。

那時王子函母親的服，恰好已滿，便求珍姑成親。珍姑道：「先前你有母服，不好成親；如今是我有父母之喪，且待服滿，行起這禮來，何必那般性急。」

王子函氣苦道：「那一歇三年，這一停三年，可不耽擱人老了哩。」

珍姑道：「我是兩重大喪，還該六年。你倒不要忒打料得近了。」王子函見他說越發不是頭，吃也不要吃，睡也不要睡，只是愁眉苦臉地求珍姑。珍姑拗他不過，倒好笑起來道：「我想和你住在一處，就是成親了，卻不道又有什麼成親，這般性急。」

王子函也笑道：「就是那個成親，也算不得。沒有同牀，不算成親哩。」珍姑見說，紅了臉。便由王子函去擇了個日子，交拜成親。王子函那年二十歲，珍姑卻才得十七。美少夫妻。說不盡那些情態。

一日，珍姑記起初來時路上的話，問丈夫道：「你在曹州，到底有甚作用，得出重圍？」

王子函笑道：「你聰明了一世，怎前番那般說了，還不領略。方才成親第一夜，就傳授你，是那紅衣大炮了。」珍姑不覺忍笑不住。

王子函又戲道：「官軍著了炮，今日還在那裡神號鬼哭；你著了炮，倒快活好笑哩。」

珍姑見說，拿了扇子打來。王子函連忙走過些，站住了，只是笑。他夫妻兩個，又在青州買下些田產，日逐督領僱工人等耕種。

那些鄰舍見兩個初來時，飯米都要告借，不知怎地發了財，卻便這般興頭，心中忌刻。適值那時亢旱，青州地面，蟲蝗為害起來。珍姑便剪一對紙鵲兒，放入自己田中，變成真的，把那蝗蟲趕吃。

鄰舍見了，便去報官，道：「他家有妖法，定是蒲台一黨。」官府聞說王子函有些家計，作想起來，立刻出簽拘人。王子函著急，與珍姑商量，送些銀子入衙門，才得把這事捺起。

珍姑對丈夫道：「我們這家業，來路太易了，自該有這飛來橫禍。」王子函道：「只這惡狗村裡，也真住不得，我們卻向那裡去好？」珍姑道：「我和你原是河南人，不如重回故土去。」隨又道：「只是那裡的人，曉得我家曾經從賊，越發要來尋事的了。」

王子函道：「我們自到歸德府去，有我母舅在那裡，有些照應。可不勝似這裡和考城縣舊居幾分麼。」

當下便把田產賣了，將銀子帶在身邊，跟了幾個婢僕，投歸德府來。不一日到了那邊，沈子成一見，心中甚喜。便問外甥：「向在那裡？好叫我放心不下。」

王子函只說原要到懷慶府，路上被賊人捉住，在山東耽擱了這兩年。指著珍姑道：「他也是考城人，陷在賊中，做了夫婦。如今卻得回來。」

當下沈子成替他尋所小小房子，就在自己間壁。兩家內眷，也時常往來，十分親熱。

珍姑又拿出宿本來，在歸德府開下個琉璃廠。珍姑性最靈巧，指點匠人，造出新奇款式的燈兒，才做下來，就有人買，又且得價。不上幾年，做了大富之家。家中婢僕共有幾百，卻人人有業，都不是吃死飯的。

珍姑調理的井井，每隔五日，把底下人做的生活，考較一番，勤謹的，賞他銀錢酒肉；懶惰的，不是受杖，就是罰跪。

到了那晚，給他們假，不作夜課。備些佳餚美饌，夫妻對飲個盡醉。叫丫鬟們在旁唱曲兒侑酒，好不歡樂。

每年清明時節，把家務托付給沈大成，夫妻兩個同到考城縣上了王家的墳，又且去青州曹全士夫妻墓上拜奠。

一年在青州祭掃畢了回來，從向日住的地方經過。那時晴得久了，乾燥異常擊只見那些妒忌他家的舊鄰，恰正遇著火災。男啼女哭，亂個不了。

珍姑看了道：「他們心地好些，也不逢這天火；就逢了火，我也該出一臂之力相救。如今且自由他。」

王子函道：「你有甚法能救得這火麼？」珍姑道：「怎麼沒有，只是不值得救。那班人面獸心的。」王子函笑道：「這是他們自己作弄自己，老天又恰恰今日燒他們，叫你我見了爽快哩。」

夫妻兩個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回到河南。後來生下三個兒子，都能守家業。王子函夫妻俱各壽終。當年從賊巢中逃走一事，也頗有人知道，雖是嫌他捨得拋卻父母，卻也虧這一走，留得身體來收葬他父母。詩曰：

軍旅摧殘子死兵，還因有女葬而身。

尚員異事原同道，何用時人漫擬論。